哀辭
祭文
雜著
䟽劄 上

象村集 十二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

哀辭二首

李永興哀辭

清江公盖一世偉人也有其才而其用不究於時有其德而其澤不及於衆其卒也人皆惜之談者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輔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清江公其有後乎清江歿八年而公果登第服官矣見者嘖嘖謂曰是何克肖清江公耶清江公之未食於已者其斯焉徵乎儀而與世抹摋多以墨綬在外而居散爲尤多竟用武職起除邉吏而始得緋矣踰年而以

賀 節如京師到永平府遘疾未復 命而道卒於
鳳山郡其官歷年壽略與清江公同而其捐死又同
噫異矣豈所謂天道是耶非耶食報於後者其止於
此乎是未可知也余以不才早托於清江公門下受
知最甚非特姻婭之好也得公日相處知我者固莫
如公知公者亦莫如我公恢踈軒豁有氣義重然諾
乍接之或頗盛氣者若不可親而久而上下其論則
率任眞析衷洞見肝肺而無隱也聞人急難則必先
赴之慨然有存亡死生之志不以權力輕重有所變
節也故其知者誦義無窮不知者猶道公名行以爲

不可及彼都眼媚容作孺嫡態色伺候人意取睽下
氣息以自喣沫若曺蜍李志奄奄泉下者聆公之風
其有愧矣淸江公纍死麟山公斫指救之及其持制
自殯含至朞禫惟其禮而不苟也饘饘代食負土成
墳逮先夫人之喪亦然也公嘗推前喪之賻餘息其
錢婚其伯兄正字之遺孫二人又推其餘將設庄如
范希文故事事雖未就而其志不觧自號志范以標
之由是內外族黨之有婚喪者貧而無依者舉仰公
爲重淸江公不以籯金爲後計而公能趾其美官罷
輙稱貸舉火及公歿咸曰善人亾矣其爲友朋者哭

盡哀必出涕漣洏不自勝相吊於家閭旬月乃已非有至誠存乎中則烏能感發人如是耶去年夏余從西關入来而公歸自嶺北余訪公殊衰甚而然不料公之遂亡也公旣骯髒連蹇益厭隨俗浮湛每與余思共放於田園之中而孰謂去余而先歿耶嗚呼痛哉公凡三娶有子三人長無子而夭次十歲八歲女一人生於公赴燕之日公未及見也庶出四人皆夭

嗚呼哀哉爲招魂辭以招之曰

今夕兮何夕堂空兮庭閴兮徃兮何徃荒原兮草宿

魂兮歸来素帷兮丹旐栢輀兮彩 [illegible][illegible]蟻兮內穴孤

狸兮外蝕䰟兮歸来躑躅兮方開丁香兮欲謝時物兮回環君淪兮厚夜䰟兮歸来椒酒兮桂漿恍若存兮若亡音無妻呌兮子啼不寤寢近兮愈踈䰟兮歸来長蕪絶兮終古杳冥冥冥兮增摧傷薤上露兮幾時晞矣君兮可忘䰟兮歸来

秋浦黃公哀辭 并序

萬曆丁巳春三月十四日秋浦黃公卒于甕津謫所春秋五十有六觀察使以訃聞 上命所司復公官竭忠盡誠同德佐運衛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檜原府院君兼戶曹判書知春秋館事賜禮葬二等蓋

上知公賢也記公功也雪公寃也其天地父母哉嗚
呼痛哉天其定歟其未定歟余初識公於故友志范
翁所公時為國子生年始踰弱冠其容頎然其語侃
然目擊而已莫逆矣未幾余先經禍後數歲公繼以
文魁多士遂比肩立于　朝益瞷公所操持得公尤
詳也顧以潔清正直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排之故
纔進而偃蹇不偶或陸沉黃綬或屛斥丘樊而然其
絶俗之標出人之才在人耳目凡識與不識咸卜其
將為國大用而不可蔽也壬辰之亂今　上在東宮
公以春坊僚屬從於干戈之際經以忠亮緯以方果

非善不陳非義不合上而君舉中而官邪下而錢穀甲兵莫不隨事糾陳以風厲之於是而人乃知公之志矣南賊之餌我以和也命公以接伴之任竟究泛使渡海其在賊窟與賊共處者踰年賊之誘我哄我脅我凌我窘若我者備至而公且恬然若在家又能審機燭微迎刃解棼大者上聞小者自剸其見之明有若長桑君之視垣也其斷之決有若市南之丸專諸之劒無有碍也賊之狡獪變幻遽窮於公之衡鑑矣公去而代公者以恇怖失職敗日本之人嘖嘖稱公名不置至比之麗朝圃隱遠後之遣使也皆願得

如黃接伴云於是而人乃服公之節曰異日臨大事立大節殺身而成仁者必黃公也丁酉秋賊兵再動
朝廷擢公按湖南當南原新衂之後一路郡縣俱刳于兵公不挫不沮隨方湊合治法征謀各有條貫顛沛蒼黃不易其常越四年而公入為臺憲公之年僅強仕爾談者猶以為用公晩而復喜其清鏞大敦得列于廟庭也未一歲公之師牛溪成先生以道學被忌于醜正者中萋菲削職公辨之疾邅併公鐫秩即閑于外者六年今 上初即位復起公 用之戊申與李相國漢陰公申奏襲封事數對明允 帝即許准

暨復命 上嘉之陞秩正卿己酉判地部 上任之
愈隆壬子登盟壇錫勳券進階正一品位在丞相次
屬 上踐阼未久吉凶儀節經用倍蓰 詔价結轍
儐接禮殷悉倚辦度支而各局支費八方逋欠事多
因葦公分劑斡運伸縮經權制之以則折之以衷間
或有愆於故常則余聞之每屬公覆奧而公輒先
之矣余恒嘆其不可及也居之五年都民屬更定胥賑
其政數近來良度支必歸公於是而人乃驗公之才
與器果為國大用而孑爽於所期望也不幸癸丑變
作秫連薦紳儕流余及公月沙仙源諸鄉大夫下理

者殆不可一二數旋皆蒙宥出圄而媢公者復蝟起
逞其鏖嚙構公罪至請遠竄 上止命付處中途於
是而人相與惜公之賢卒扞於文罔也又相與嘅公
之賢不克究其施也又相與冀公之賢早晚更起而
為用也嗚呼痛哉余前公有放歸之 命而時議方
欲陷之重辟曉夕將發去不敢遽遠去借公西湖墅寄
迹以待嚴譴之下而公亦踵我出處近郊矣一日公
使胤子監役公要余一敘別而余方坐憂畏未與會
而公已西矣余因落在田間與公寓道里間濶唯音
墨往來而已去年秋余再罹于罟艱屢素纍踰嶺而

東旣東之後得見公手扎聞公病已不可救而公之幽問隨至矣嗚呼痛哉才不常出世不數人而惟時與人鮮偶恒奇天而無意於世耶才不必庸天而有意於世耶用不必終天曷故也斗隕中霄峯摧太岳廣陵絃絶延津劒化嗚呼痛哉孰能當官任怨如秋浦者乎孰能愛君憂國如秋浦者乎孰能涅而不緇如秋浦者乎孰能磨而不磷如秋浦者乎孰能貞而不諒如秋浦者乎孰能正而不回如秋浦者乎孰能鍊而愈剛如秋浦者乎孰能困而愈亨如秋浦者乎其進如退其達如窮可危而不可奪也可殺而不可

屋也特立有如此者自守有如此者稽之古人其陸
敬輿呂獻可之流亞歟考公之迹則筮仕雖三十年
而遯荒者半焉廢而復用用而復廢其廢者人也其
用者天也卒乃官復奠禮恩賁泉壤信乎其蘇子之
言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者也然則所謂天道
者非耶是耶其可恃耶其不可恃耶其有定乎其無
定乎或定於一世或定於千百世雖未嘗不定而其
定也不一欲俟其定而賢者之骨朽矣其如天何哉
其如天何哉抑嘗思之天地逆旅也浮生夢幻也居
逆旅之間占夢幻之境竊竊然知之其亦陋矣公之

死也豈必死余之生也豈必生公兮御真宰龍食氣毋
游於溟涬之表而余且處乎寰中悲吾質之亡斆嗷
自鳴可哀也已嗚呼已哉吾不復見秋浦乎吾雖不
復見而公有不亡者存其臭腐歟其神奇歟五其求
之茫茫叙以哀之曰
海波揚兮淡漫耀靈核兮西匿張雲帆兮彯星旆與
女遊兮將涉猰貐鬐鬣而誧啖兮暴鰐從而齗齗纜
余維而邅迴兮又封狐之蓁蓁巫伏虩兮睢睢譸余
侘傺兮中悲女既蘊忠而服義兮寧復外施儒兒終
顑頷而遠逝兮夫何遷就夫滂沱謂八紘之不可御

兮供金石而為餌斥連城以不可飾兮佩珷玞而衒
矜薦偃師而奏技兮忽造化之良能君不肯兮少留
羌紆軫而悟寬霓為旌兮虹為梢鸞鷟軿兮鹿軒元
氣結兮寘寘指長庚兮為女所廓注精而永懷兮庶
怳惚而相遇窮大荒兮極傾洞下咸招兮眥瞯豈司
命之不暫余兮塊上下而南北望蒼梧之翳靈謁兮重
華穆以揚靈萬彙糾以雰盪兮疇性命之是程謇吹
萬兮自己伊然者之其誰覽變化之互渝兮空攬涕
而睇眙

祭文二十五首

祭都元帥權公慄文

維年月日從事官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
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校書館校理 世
子侍講院弼善申某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都元帥
權公之靈曰惟靈服忠于躬濟屯而亨所存者裕不
躓于行旂常之烈 社稷之功瞻彼江漢渙渙其東
人生一世臭腐神奇猗歟我公迥永厥垂念惟顓蒙
猥叨掾史憐幪所囿荷德實丕白璧酬知意氣何已
即山期迫曖曖音容薦菲來哭涕愧無從尚饗

祭尹左相斗壽文

維年月日弘文館副提學申 欽謹以酒果之奠敬祭
于梧陰相公之靈曰昔世底丕人等夷公逢時之難
人莫與雄跋躓非卹 公守其沖惟簡在 聖輿望攸
同式拯大難躋之亨豐乾坤正位日月再中崇莫不
墮 社稷之功退而居貞而實其躬世德既薄媚餙
為工公如元氣沕然溥風何所不畜迺纖迺洪猶彼
龜龍萬甲之宗起滅萬變一掃而空誠純志白有初
有終高明受祉天享之隆慶襲乃衰厥聲渢渢精回
列宿神返高崧存順歿寧 寵渥彌融於公則安哀
我民恫年斬大耋視天夢夢不淑者名江漢其東生

蕩一束情則無窮尚饗

祭趙校理守翼文

維年月日友人東陽申欽敬備酒果奠于趙君時保之靈曰余生于世閱人甚多有餒乎實而致其華夸毗鮮朴合同流汙唯君拔俗與衆異趨跡滯偏荒心存古初簪纓尙来非我思且鑾臺玉署皂盖銅符一炊黃粱視若泥塗虛羸罹疢山澤之癯萬物芸芸吾守其冥嗟夫君兮得氣之淸淸者易散邪又於人或昇而化羽車飇輪絳闕清都實惟子所我情如子捐棄世故子病之始猶負一叩曁来候門已不省事肆

我之痛無有窮已鸞膠既絶斷絃誰續嗚呼人寰我立於獨福善之天其理難燭不憒者靈不泯者精及其交也何間死生肹蠁在是彷彿生平尚饗

祭李永興壽俊文

維年月日東陽申欽謹以庶羞清酌奠于志範翁柩所哭且告之曰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亦有千里誦義而比殁身不得合者矣若吾與公可謂幸矣生同時也又同家也記吾遇於淸江公之門也公年二十有二吾纔十五吾年雖稚幼無所知識而尚能知公爲樂善好義不汶汶於世也自遇公至哭公盖

二十八年矣吾之瞯公亦多矣在內無疑行在外無贊事世以婣餙為工而公則刷去緣續世以腊韋為賢而公則獨持磊砢世方趍營而公則墨守世貴權力而公則屣脫其表如裏其達如窮昧者挹其輝拙者沃其液而公之取予然諾不易於布素之始吾於是益知公樂善好義之無斁也於父母則孝於兄弟則友於宗黨則睦敦㬥則而篤天倫者有古人所難行者而行之裕如即公之為其不可以壽且祚而今顧敲撼挫關莫之遂耶豈理有互紾數有靡恒猝然而得欻然而失茫焉闇焉而所謂天者無所尸宰

於其間耶吾羸而弱公壯而盛公常虞我之不能久
視而吾亦不虞公之遽先於吾也吾旣才劣位盈無
意於世而公且已厭銅符矣每相聚必以此相語曰
早晚得一壑以去東阡南陌杖屨來往則庶不負吾
輩契託之志今而思之曷不肝蝕而腸裂也耶世之
說者曰何論愚智顯貴者〻爲高何論善惡壽考者爲
福若世所稱是耶非耶君子修其在我則在彼者或
不可必也公固何憾也哉於乎公之結衾蓋棺忽踰
月矣傾而之貌森乎立吾前也愜而之談恍乎入吾
耳也嗟嗟悲夫妻經矣子衰矣婢僕擗踊於下矣賓

友號呼於位矣而公迺不興不寤公其不復作矣吾將安所恃矣上堂而無與晤矣出門而無可適矣嗟嗟悲夫人生宇宙一泡幻爾孰脩孰短孰真孰假孰虛孰實孰有孰無倘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則吾與公幽明雖隔而延陵之劍猶可掛於樹枝嗚呼痛哉公兮歸來尚饗

祭趙嫂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二月某甲知中樞府事申欽謹具酒果脯醢奠于淑人趙嫂之靈曰繄吾兄弟早失怙恃煢煢孑孑轉徙無倚幸而長成有室有

家育子育女鴈行無差相須相樂以百年期謂言對
廬白首遨嬉一疾胡厲嫂遽不淑呱呱乳兒疇濟于
鞠使吾弟慼若不可生旅櫬東迴厝于先塋婉容柔
則矇矇莫覺焉非來哭長號寘漢尙饗

外舅淸江公遷窆祭文

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卯十二月癸卯朔十三日乙
卯女壻申欽使男翊聖敬祭于淸江先生嗚呼形乎
骸我氣乎維我倏焉而散還于造化華凋憂豫適去
適來運詎能常或闔而開歷往若眞後也可涯泰山
毫芒達者一之惟神之晰豈腐豈奇輪坎孔靜三紀

而殤孝不死親追遠無方遷竇求安英爽則安鬱鬱
新阡山回水盤纍余坐岡莫踰莫躬契許猶存庶感
而通尚饗

祭始祖壯節公墓文 代舍弟作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某月日後孫通訓大夫
原州牧使申鑑通憲大夫東陽尉申翊聖等謹備清
酌庶羞敬祭于始祖高麗太師壯節公之墓曰雞林
葉落羅運初翦三山鰲擊大陸龍戰曁王啓國震域
再奠桓桓惟公佐帥之先人謀鬼謀斗正天轉如漢
之紀節以死見冠裾海東萬世之澤英風毅槩汗青

不沫山河其氣日星其烈昭昭百世肸蠁猶昨欝矣
幽宮嵂如罩如眇然裔孫寶由源秀追遠諒篤前光
即邇薦此泂酌庚其歆只尚饗

祭秋浦文

維年月日申欽遣子東陽尉翊聖敬祭于秋浦黄公
之靈曰天地之間日有正氣公得之全養以毋敭遂
之以直就一箇是軒裳倘來貫索何愧若廓匪榮瘴
海無累唯公之有亭亭堂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下
而為岳上而為星或泄而虹或轟而霆緊彼蚼蛣起
滅冥冥余非怛化惆余無質隷公哭公余膓已裂嗚

呼哀哉尚饗

祭白沙李相國文

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月日東陽申欽聞白沙李公之旅櫬返自嶺北乃啣哀茹憸使子翊聖敬具清酌祭于几筵文以侑之曰嗚呼哀哉公今已矣不復作乎公今往矣不復留乎百世一人千載一時者非公之謂乎言為綱常道為物則者非公之謂乎公之卒也言人人殊卿大夫之知公心者不暇於咨惜而羨其蟬蛻於濁穢曰存順殁寧於公何悲士之慕公風者家吊而戶傷曰世其無偉人矣朝其無宗臣矣

士其無依歸矣泣而或耋公胡無壽軍民胥隷之懷
公澤者涕交淚潸兒啼於衢曰國人望公如望歲焉
雖公未還猶恃公存公遽不祿于何其庇嗚呼哀哉
劒屨既撤鞬韇出城則公方為山澤之癯矣丹書一
籍北竄千里則公方為畔牢之纍矣其與士相忘也
久矣與民相去也遠矣而士之倚公若蓍龜然民之
念公如父母然童孺之騃婦寺之微邈方絶徼不見
公面目者亦咸誦公之名記公之迹而有不能自已
者焉彼娟而揑之者獨曷故哉能褫其簪組軒裳而
不得泯其宏功大烈能縋以重辜峻法而不得遏其

四方民望能以諷議鉗當世之口舌而至於千萬世聲實之在人心腹者則又將不得而禁制之也彼挫而撼之者抑奚益哉夫若是者何也其天定也公固何事於其間哉豈非人無不至天不容僞所能者天不能者人耶嗚呼哀哉嫺餙為工公任其真喔咿為賢公任其達人皆有比公則獨立人皆有營公則脱略人誦公業公為秕糠人標公節公為餘遺身都將相復以市素手抉雲漢聲則眇嘿然茲數者俱不足以形公贊公也獨其光明洒落軒豁褰開星辰麗空纖翳莫玷江河行地九川皆歸儀鳳孤翔衆羽挹彩

皐禽長矣凡響戢音處於萬吹之中而伸於物表混於見少之列而超乎大方屋漏如康莊閨闥如位著玲瓏入窓闔闢由我者庶幾彷像公萬一而今不可得見者也嗚呼哀哉見公之端委於岩廊者徒識其爲希文稚圭而不知公飄然遐擧之想在一丘一壑之間見公之圖繪於麒麟者徒識其爲始興建昌而不知公冲虛澹泊之操在清氷苦蘗之中見公之調諧於燕居者徒識其爲通介無常而不知公妙悟獨契之樂在竹素探索之際見公之流離遷謫者徒識其爲植立倫彝而不知公安時處順之志在窮通不

渝之裏如是而天不慭遺則宜乎知者慕者懷者之痛無窮已也癸丑之夏余羅于嵒公聞余出倒屣來訪蒼黃立別有蘊莫宣四載于田公亦在郊班荊東路目擊手分皓髮丹輔爗如神人迹阽窮峽晨星相望簃輪雖傳儀形漸遐逮聞佩玦闢河愈夐公身雖躓公道則亨公視寵辱石火電烟公視死生朝晡夜晝爔為箕尾者非公也耶結為河岳者非公也耶有涯者生無涯者知後公而生亦復焉喜嗚呼哀哉擧余時觴尚饗

祭辛參判慶晉文

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月日東陽申欽使子翊聖
祭于故參判辛公之靈曰嗚呼使公垂紳正笏立乎
岩廊之上則亮天工儀百僚而有裕使公建牙樹纛
鎮乎徼障之外則廓氛祲奠邦家為餘事而人未識
公之萬一世未試公之尺寸將用復躓既躓不復公
之不幸耶世之不幸耶孝悌盡倫而不足為公稱清
白蓋世而不足為公譽唯其不可屈之見不可蔽之
識不可撓之志不復見於世矣嗚呼痛哉九原可作
徵公其誰操文長慟一酌為辭尚饗

祭崔永興 起南 文

維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月日甲欽使子翊聖敬
祭于故永興府使崔公之靈曰憶在丁巳余遷于吹
鄉亭東路公來相遻悲歡瞥眼侑余一酌繼而有書
慰余窮戚辭盡情長罄公悃臆百年義分榮悴不易
公雖羨爽恃公能揮謂天福善庶幾多樂云何永逝
使我無托如蘭如蕙如金如玉誰之不如而止州章
既學既成既試既彰誰之不如而不岩廊數有奇贏
理莫齊耶脩短罔宜理莫提耶跖耆回夭何茫茫耶
瘤惡施姸何乖張耶嗟嗟乎公遂至斯耶終古則然
公又何悲頓地西首以淚為詞尚饗

祭長姊任氏婦文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某日弟欽謹備清酌庶品遣子翊聖致祭于長姊申氏之靈曰哀哉揚州一片土兮去年埋女今埋姊淚徹泉兮聲徹天恨不殺身以相倚五十年同胞(余年五十歲云)之情二十年同居之義殁不憑棺以嗥葬不繞坎而慟嗚呼天乎何辜余獨兮嗚呼天乎曷其極只尚饗

祭先墓文

違離塋域五閱星霜贖宥西還重謁玄堂罔非先靈輔佑之光遺體猶全寸草長新恭伸昭告冀格明禋

祭清江墓文

龍亡大澤虎逝深山世道遭變四十年間噫余小子早淑函丈學道無肖重折文罔蒙兹贖宥生返桒鄉舟過東路直公玄堂永懷高風水白山青恭薦一酌冀格英靈

祭孚先墓文

形忘年忘忽隅死生凋榮倏變誰毀誰成九原莫起彌傷我情鬣坏荒原悠悠千古懸劍誠存遺綿歸路

祭台徵墓文

子知我心我知子心自子之亡吾無與音秋浦又去

白沙繼仙倀倀乎吾獨踽踽孤懸解纍西還舟過公堂一酌荒原萬事茫茫

祭清風君金公權文

嗚呼見公杯酒之間者但知公恢踈坦蕩與人無町畦見公進退之際者但知公遠勢恬利與世無心競孰知公毅然之節挺然之義為國家扶樹彝倫而之死不易耶西塞南荒視若戶庭佩玦而出轄紼而迴嗚呼哀哉我來哭公舉余時觴尚饗

祭朴羅州東說文

蓋余丱角已聞世間有朴說之者而未際也及余弱

冠而成進士榜中有説之名余不喜成進士而喜與
説之同也其際也非不早而猶若晩且遲者目擊而
已莫逆矣於是而始知為説之爲未言而契不約而
同精融義符金遜利而膠漆密矣當公治博士業無
敢以十駕先公顧困於公車者十年迺後果魁
大庭而朝宁得有説之爲矣知公者稱公器不知公
者稱公文以兩府三事期公而石渠白虎爲餘地矣
羣飛刺天營營其聲緊余與公俱被敲撼余棄使傳
公佩銅符而余糠在前公穛不制齟齬依隱三十載
矣而公今不淑彼造物者其有意於世耶其無意於

世耶余居邇公交臂相呼憶丙戌夏僑寓南郭外其居尤邇倒屣相迎日再三矣甲午以後公又來寓余閈與公之季方弟連甍其相聚相樂什於丙戌其不得相聚者唯在外時然也當是時不識相聚相樂之為難得且不識世道人事之有不可期者也苟捘就吏余竄公廢二豎阨公公復挽帝人亦有言天道福善以而驗公于何其差惟吾有女寔為公婦謂言永挽能血公祀女夭公去天不成全余齒已脫余髮已禿生世日短遷化日長追女與公無窮期矣嗚呼哀哉太樸之真混淪敦龐而公禀其全至和之精粹夷

宏厚而公得其所造物之生公若是優餘而其所以
試公者若是不究抑獨何哉名不必隆要之以實行
不必華要之以惇言不必給要之以直才不必捷要
之以重衣錦而惡其文之著也蘊素而懼其質之瀉
也恂恂乎萬石之風嘿嘿乎陽元之度公之所自有
而未庸於世者也嗚呼哀哉疾而無以躬胗藥也訃
而無以躬往哭也無車馬之財以及公之生無賵賻
之貲以送公之終嗟余之癃咼其有極去歲之夏余
自釁還扁舟訪公惜公羨疾今來祖公素帷南首長
此莫招懸劍何枝嗚呼哀哉說之亡矣不晦者心相

感者精尚饗

祭李清風基卨文

維年月日東陽申欽遣子翊聖以盎齊豆實敬奠于蓮峯李公之靈曰惟靈湖海嘉遯冠冕人倫翩羽斯舉淵潛自恥揭厲不迷風雨能晨得易之貞追執先民緬昔投分道存目擊百年精神千里一席奮余羅詈東身江汜公來相問慰余生死泊自纍還幸邇逌德阿戎替訪音墨寬臆公不出門我亦屏迹良覿雖曠冲襟莫逆去來之常公豈短長哲人其萎視天茫茫懸劍何所讀綿末躬脩夜漫漫少微秋空嗚呼哀

哉尚饗

祭李新溪重基文

連城未剖千里契需器則廊廟官何縣符短哉五紀
反哺伊初化非可恒一滿一虛於余栽泮子則鍾期
吾能不悲曷其不悲

祭鄭知事曄文

嗚呼公墳余麓唱則斯和或出或處義不相左共際
昌期廢幾先後命之戾矣公遽啓手在原無起江漢
東流百年交道此生長休嗚呼哀哉尚饗

祭西平韓公浚謙文

鼎呂之器江河之量蒲莪之才斗山之望皮裏陽秋
人不見夫際涯曾無鱗甲士皆得其歡心誰為周耉
卜以商霖費索遷謫何得以損公德紀 恩封不足
以重公承福履以歸化隧哀榮之賻隆禮余之早聯
鴈塔暨十年同逐湘濱險夷之靡不共嘗胡公之先
我返真斷絃誰續風斤已質此酌長訣有涕如泉尚
饗

祭尹次野文

余在南中聞公訃音怛焉盡傷若剌于心世有恒言
天與善人於公胡戾遘玆時也死亦雖然其溺則何

於公獨偏其理則郍重厚之質春容之量補袞之才鎮浮之望誰之不如而關巖廊人衆或勝睃睃彼蒼市道之交疇為歲寒可言則長摧我之肝黃壤無春脩夜漫漫王事所縻奠不得躬有淚徹泉孰知余恫

尚饗

祭鄭同知孚翼文

惟靈髫年志學舉不違則入孝出悌乾乾翼翼人未知公余竊獨識謇余訪公道南之宅目擊而契喜公純白古或有之今世無兩集義為氣惟以直養榮名何有於我浮雲生也苦晚世道之紛長衢如棻孰辨

縱目人謂夷虜公則卻曲公提彝常如揭日月北荒
南徼詎遂輗軏我遷東峽千里相望間得公書訊我
存亡幸際　昌期黃道重明偕返于　朝公病卽嬰
用不及究胡遽大還報施茫茫疇尸其端公節萬仞
公名大播踽踽風塵愧余陳人形魄雖淪神爽則通
余奠一觴歆余贈侗尚饗

祭宗婦貞淑翁主文

溫文明惠靖穆貞懿有士之行有婦之德釐降寒門
備嘗榮戚禮敬斯專終始惟一王姬肅雝不啻其匹
舉五男兒珠瑩瓚瑟承訓成方傒大吾後天靳純嘏而

嗇其壽芳蕙纔較瓊枝忽摧寘寘黄壤漠漠夜臺音
容莫追使我腸裂嗚呼哀哉一酹為訣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三十一首 贊銘箴傳論 志上梁文跋語

自讃

隱几而坐頽乎其形科頭而臥嗒乎其情與世為徒軒冕其身游方之外水月其神玄之又玄孰知其眞庶幾近之羲皇上人

用拙齋贊 并小跋

智不以巧奚其鑿兮言不以巧近仁德兮行不以巧敦乎朴兮世騖於巧公胡拙兮有命自天公是述兮玄酒不漓古井不波繢繡不施雕鏤不加眞全貭完

於道則多伊拙之用用而無窮其何師乎惟周元公入生世間知遇實難或曠代相感或交臂相失其於倫輩猶然況君臣之際耶 宣祖大王一言命公而公乃為終身佩持之符匪直佩持又揄揚之噫足以觀君臣矣於是乎尤不能不以之興懷也乃若敷暢厥義諸薦紳先生已盡之矣欽毋用贅姑為之贊云（用拙申知樞湜之號也曾為承宣朝廷將以知樞擬差 天朝官儐接之任 宣祖大王下教曰某也拙云故知樞仍以自號）

玄翁自贊并序

余年五十二固衰矣而然非甚老者也而罹文罔

已五載削仕版矣下理矣放歸矣竄謫矣一喜而四律並矣文致不足則又貝錦焉噫如之何不老覽鏡自見如他人也因以自贊實自嘲也

以爲玄翁也則齒缺髮禿面瘦體削非昔之玄翁以爲非玄翁也則泥而不滓困而愈亨是昔之玄翁其非者是耶其是者非耶吾且忘吾而不失其故吾所謂非昔之玄翁者豈非是昔之玄翁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四大雖合孰眞孰假噫爾玄翁能於天而不能於人者耶天耶人耶吾將歸之大化

自贊 幷序

嘗見黃魯直贊東坡及自贊文奇言超卓竊喜之且素好兩公為人作小贊以自列於二子之後當世者固莫之許後豈無子雲亦莽圍之朝暮遇者夫

和寡則千載一士志契則萬物一致穆然而往者摩圍道人曠然而達者東坡居士駕而折軸而亢悶去而道塞而無憂不以有涯之生罣乎無涯之知者伊玄翁與二子儔

菊銘

稟天地之正色得天地之正氣凌寒乃發見霜不[illegible]

之花也君子之類乎物固然矧伊人矣嗚呼知德者鮮只

觀銘

揺入達觀小子童觀達觀則旁燭無疆童觀則守株自安吁嗟乎童觀

玄軒銘

混沌之際罔寘之初君子以之動直靜虛

聖作銘

惟睿作聖聖斯能化化之伊何無可不可

硯銘

圓其中者倣法於乾天乎方其外者則象於四墺乎坎其圜而匯以水者四瀆之注而常盈者乎分其位而列八卦硯之刻八卦者人文之著而化成者乎益者三友陳玄楮白毛穎之同氣相求乎遨遊四者之間而嚅嚌沉冥不知老之將至者海東之希夷者流乎

琴銘 書東陽所藏琴

徽以絙之軫以凝之絃以暢之越以亮之起於陽藏於陰雅音莛哇音瀉聖人節之賢人樂之猗琴之音吾將求之眇默

坎止窩銘

時止而止上不及仲尼撥之而止下亦於士師玆而後止其行趾也維心之亨其素履也止於所止竊庶幾樂天知命之君子

睡心堂銘

魂安神淸魄收精專睡在于心其游逦天

海月軒銘

月得海耶海得月耶照之益光受之益徹寧著其誰維主人翁寧之伊何在方寸中

屈木枕銘

瑪瑙過琺琥珀過杳伊我爲枕屈檀之柯蝘騰而躍

龍攖而擊斫而琢之其芬其澤斯寢斯夢安我魂魄
牧菩提界為黑甜鄉而不攖寧與爾俱歲建德之谿
希夷之繼號兮枕兮吾其託兮

三十箴

宣尼有言三十而立尚視厥履用勵乃執德以勉進
學以急爾涓泉河海丈尺毫釐其幾至微謹之於初
莫撫也確勿謂有餘罔敬焉持雖靜焉存惟敬惟誠
天德之門明睿煌煌克念克勤衆幾無數象茲新元

至日箴

一陽生而進而極於乾一念善而充而至於聖陰報

乎陽動發乎靜君子以之曰誠曰篤思無邪不違而

復

元春四箴 并序

三陽進而為首春陽德方發品彙之萌權輿於是人

進德修業謂宜與時偕行臣敢忘僭越謹以四箴

投進於 冕旒之下冀賜省覽

臨朝箴

大禹惜陰姬公待朝旨其不儀爰集臣僚瞻聆廣箴

脂韋成痍孰有嘉謨我與受之非唯受之說而能繹

取人為善王道期開

燕居箴

會朝既罷燕居而息斂我身心陽煦玉色七情未發
一性渾然如盤不蕩對越莫愆私邪孰起乃操乃論
瞻彼屋漏庶幾無怍

進學箴

泛博非要記誦非真明我明德日新又新敬義夾持
知行兼進靜而斯存動則無吝大本既立物莫之奪
建其有極八荒在闥

體乾箴

繄茲乾元萬品資始中正純粹四德兼備聖作物覩

大人之變何以履之體天行健天行或息寒暑不成日孜夕惕誠之又誠

宋東萊傳

宋東萊者名象賢字德求礪山人少卓犖有器局在諸生已有名年二十補上庠六年而登第自筮仕以將才稱屢試邊隨入之歷臺省卒為東萊府使時倭賊平秀吉遣玄蘇平義智等持上物來獻覘我虛實仍要朝貢於 天朝其視蓋眈眈矣公益任之明年賊悉國入寇萊乃海堧也首受其兵城將陷公知不免急取朝衣穿甲上踞胡床坐賊來逼略不動有一

賊名曰平調益者曾隨調信往來得見於公公待之款調益感之嘗欲爲公報及是日公使避於城旁隙地公不應調益意公不覺又擧手至摩衣指之公已下床北向拜矣拜已致書于其父復興曰孤城月暈列鎭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公夫死令其下曰吾腰下有大痣如豆吾死以此爲驗而收吾尸俄而平義智玄蘇等至聞公死皆嘆惜之出賊之害公者戮之尋公尸及公之妾之尤毅者葬於東門外立木以表之甲午冬慶尚節度使金應瑞見賊將淸正於其陣中得其狀具奏於　朝朝廷贈公吏曹判

書賜祭稟其家官公子一人乙未因其家人上疏請返葬于故原 上下教于金應瑞令家人入賊陣輿櫬而歸窆之于清州加布谷公櫬之在賊中也府人邁仝者遇公諱日及節辰必盛設祭之歲以爲常後抵公之弟象仁家備叙公伏節事嗚咽不能已餽之肉不食曰今日得見公之弟如見公奚忍肉公之返葬也遺民之服公義號哭追送于百里外者幾七十餘人平義智逢公櫬下馬引避而送之之時李相國恒福以接伴使往宜寧往爲之改殮及棺槨文以祭之其文曰宋君之骸回自賊中將返葬于鄉原權厝于宜

寧之村舍其友李恒福賛儐南服道過是縣譔以醒盎饋音之奠號嗥於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月暈孤城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耶白刃交前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蓋其平生所養遇錯而發見者人不得以蠡測嗚呼哀哉萊山蒼蒼南海冥冥却有長存而不變者千齡萬祀兮垂空名南門亦夜紫氣燁燁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耶無寧乘雲氣而上征叫閶闔而訴九天鞭雷師而駕厲鬼掃妖孽於三邊轟轟飆風而驅猛雨洗腥膻於四埏然後飄然而下降遍八荒而無不之亦或融為川瀆而峙為

岳于以扞衛乎南陲是盖公之精靈蘊畜而未泯者
庶幾死而有施恒福義在遺綿文不崇終道旅柩逢
湯愧無從人間今夕地下千秋一盃為醉萬里孤丘
乙巳尹公暄為東萊府使立祠享公公之妾二人皆
守節不嫁隨行者一人名申汝櫓同公死並有傳

金蟾傳

金蟾者咸興妓也有才貌年十三從公嘗遭父喪能
致哀公恒重其操隨公之東萊事急公取朝衣來蟾
知公將就義即與女奴今春踰衙垣往公所則賊已
至集害公矣蟾亦被虜罵不絕口者三日遂為所殺

賊奇之具棺並公葬

李良女傳

李良女者亦公妾也隨公東萊公以賊將迫遣還京師行一日聞釜山城陷慟曰吾寧死於所天遂返東萊與婢萬介令春共被擄渡海秀吉將納之李死拒之秀吉義而捨之令與前關白之女源氏處於別院竟全節而歸李之被擄佩公綵纓而去恒隨身不去及令春先返李抽二枚屬曰公夫人若在以此為信至李歸與夫人交符而相與慟哭聞者悲之

申汝櫓傳

申汝櫓者庶孽也隨公赴東萊公以汝櫓有母恐被賊遣還汝櫓途聞賊陷釜山謂人曰吾受公厚恩臨亂敢愛死乎遂還詣公同死

賛曰余於寅卯年間以左史得侍 前席與聞朝廷講倭賊事首尾甚悉盖玄蘇之來也 朝廷不深知其故至許遣使使廻副价金誠一謂賊必不動兵 廟堂恃以無憂知以賊為狡獪難測者則至曰待外夷當以誠信何乃爾耶於是人莫敢言唯 宣祖大王睿智有臨灼見厥狀攄義斥絕聞于 天朝暨壬辰寇勢不可遏矣非 宣祖大王

事大之誠有以格天而致六師張皇之舉則國將何賴焉誤事者之肉其可食乎噫當世之理平也操衡持軸進退黜陟用意恩讎為媮快者臨亂鮮不投山匿藪全軀保妻孥若佩符持節身都兵馬者徘徊潰裂非唯不加之罪因而陞擢揚顯誇詡於中外者踵相接也獨公何人而以一介守臣挺然視死如歸雖古之忠臣若巡若遠又何以加焉公之身死於國從公死者死於公斯乃公之風有以激之也彼犬豕之賊亦知加敬誠異矣夫

諭軍民文 壬辰冬在體察幕下代體察使作

嗚呼悟憘百年孽芽乃作島夷煽亂邉鄙雲擾制閫匪人列城瓦解 鑾輿西出 宗祧遂遷堂堂寢廟虵豕穴之赫赫 神京禾黍生之哀此下民墜於水火中父不寧子夫不保婦肆哉 主上殿下創其若是爰遣大臣往綏斯民孰呻不問孰寃不察自到玆界閫爾民疾苦極矣或荷戈長征或浚髓奉上或肝腦倒地或生産蕩析厥有保持菫存者擧皆奔命道路鎌銍無收衣不掩骼食不充腸流離溝壑暴露風雨困頓踣斃萬目睽睽每一念之有隱于衷吾不敢知為節帥者有能撫摩爾困窮恵鮮爾煢獨與卒同

苦如攘荳為卒吮疽如吳起者乎為守宰者有能蠲除爾逋欠矜恤爾怨苦勞來安輯如王成為民興利如卓茂者乎不然而用威用虐徵歛無藝使無辜生靈嗷嗷塗炭罔有攸濟則是皆 聖明之罪人而按廉之當誅者也其有害于而身疾于而心者而勿以嚴威為畏堂陛為遠 敷心腹腎腸籲而悃愊靡或不達奉若王休爰咨爰度是今日之大計也而將竭智効忠急病忘死以再蒙 國家之休澤耶抑且蓄縮輭懦逋播崩潰終阽於亂亡已乎於斯二者而將何居噫 聖祖神宗緝熙重光至仁徧覆涵濡萬姓克

寧而室家遂而生業以長以育凡二百年乃者 聖
上撥亂基命皇天啓佑萬彙亨泰大化清明如日再
中雖有不虔乃事梗于 聖治者亦姑含垢宥罪要
以德化不務刑齊澤至洽也德至渥也而亦知惟
聖念若勤哉其敢有越厥志而不寢而心力乎而苟
仗君民之義懷字小之恩作我手足惟所指使干城
王國以成不世之績則豈特爾田爾宅復爾於按堵
而已固當析組儋圭銘鍾勤彞崇英逸偉焯乎來今
玆用彰示去就明告爾民以揭 聖上德意嗟爾民
士敬聽之哉

諭義兵文湖西義兵與官軍將有紛爭之患作文通諭代體察使作

嗚呼 鑾輿播越 宗社丘墟國步之艱一至於斯幸而我 祖宗深仁厚澤浹人骨髓民皆思漢天未絶宋草野諸君咸以義奮含忠握節誓忘唾手或起自搢紳或起自韋甫或起自鄉曲之間或起自叢林之中雲合響應霧滃飇至者盖不可數計義聲所暨王靈有赫國勢之得保一髮夫孰非諸君之力之功乎伊昔儋圭析組衣被光寵享顯榮而蒙厚利者何限一朝顛危扤揑無一人可藉以為重其所依倚仰望乃反出於不識人主面目之人歲寒之操板蕩之

誠於諸君見之赫行天罰掃彼妖氛祓腥穢於宮闕
洗毒螫於寰區者非諸君其誰也諸君之責其亦重
矣勉礪擴充豈非諸君今日之當務耶鄙人所進於
諸君者亦不敢外此而他求吾將先之以義兵之說
而次之以勉礪擴充之實可乎嗚呼世道既衰人心
晦蝕知義之實者鮮矣居位者私其位居官者私其
官下之私其身私其妻子而義之說不復聞於世以
不得其正之心濟之以私欲則一朝聞義兵之說固
無怪於越中之吠雪矣自鄙人之入此界吏于土者
相率以陳曰某將攘官兵某陣奪官軍如是者不勝

其多且煩始而笑中而怪終而驚曰均之共為國事而已奚不相悅如此或却之而不採或受之而別白旣而又有義兵中人接武而來曰某軍侵吾兵某縣虐吾軍有號訴者焉有請罪者焉而其條布羅列視守令加甚焉鄙人於是不覺棄匕箸立曰何為而至此也父母有疾命在朝暮許多諸子之中不幸有一二人論議不同情志不孚為孝子者當諄諄開諭垂涕而道之唯汲汲於醫藥保護之方而已其疾乎抑且睢盱偵伺抉摘瑕垢呶呶於父母之側不復以醫藥保護為意仍使父母終亦必亡而已乎然則今日

之勢危已極矣命已迫矣醫治之失其時也久矣尚
安暇呶呶而度日緩緩而救之乎夫義者宜也先儒
釋之曰心之制事之宜也由是言之心有不制則非
義也事或乖宜則非義也今以討賊一事論之則爲
國禦敵者皆義也爲　國聚兵者皆義也何嘗有官
義之歧分乎奈何始之以言語之爭終之以文簿之
詰猶且未厭而罵詈相繼來告而不得其願則怒見
於色長揖而不拜者有焉平立而睨視者有焉吁是
何等事理哉是果謂心有所制乎是果謂事得其宜
乎固欲迎其方銳而扶植之詎敢有些少芥滯於其

間我苐念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以有維持統屬之力爾上自公卿下及胥吏大自方岳小至監務之綱之紀血脉貫通故號令賞罰無或有扞格阻礙之患焉今之義兵數不下三四十各自為將罔有統領羣羣相聚聲勢莫接人情好勝鮮能相下一縣若此一郡若此終至於一道若此則大功何自以立大志何自以就而其所謂義者亦恐徒名而無實也愚嘗為是懼竊自籌策未得其長今聞沈相國起為元帥為義兵首愚誠喜而不寐私語於口曰是誠 國家之福生民之幸抑吾義兵官軍調和輯睦可不相濟依賴成事

之秋也惟相國一心忠赤 兩朝元老氷玉操履文武全才爲諸君計莫若各率其旅無大小遠近咸並相公麾下鼓進金退唯相國之令則不徒義氣益振其所以相持相屬井然不紊矛盾掣肘之患自可以袪矣噫千鈞之石萬鈞之弩將擧而轉之也千萬人齊聲則擧合力則移不然而一二人不用心用力則雖以千萬人之氣之力不得不被沮擧物尚然况扶顚持危續國家將絶之脉此何等事而乃復携貳於其間乎師老境上飮至無期民生已蹙國勢已急四顧蕩然無一可恃獨可恃者諸君之倡義爾精神貫

金石至誠感鬼神勿以少爭為嫌勿以小功自期唯
討賊復讐是務則人將繈屬以來願立於諸君之幕
府矣雖百守令敢與諸君抗哉不然而徒以聚軍為
名未嘗摯一賊陣斬一賊首荏苒歲月坐待成敗曰
我能義也我能義也烏在其為義也嶺南之賊出沒
無常竹山之賊充斥方極雲峰錦山之衝不守則全
羅非吾有也竹山平澤之路不開則湖右非吾有也
百敗之餘又見折衂則更合無其日矣言念及此心
膽俱劉惟望諸君相其要害視其緩急連營列屯首
尾掎角保障一路則彼跳梁殘孼必且望風知懼矣

昔許遠以睢陽讓於張巡汾陽與臨淮注於韓門此皆為國家忘私怨故其豐功偉烈焜燿古今諸君苟能監此自勵則丹霄再廓黃道重明諸君之義匹休於無窮矣鄙人雖無似敢不策駑磨鈍從諸君之後以成諸君之名乎唯諸君圖之

行役志

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古者桑弧蓬矢之制蓋誌此也東國在海一隅折長補短猶未滿四五千里僻小之甚也生乎其間者足跡目力宜若無不徧焉而邦俗狹陋少奮厲闊大之氣安於故常局於區域居不

踰坊呈慮不越閫閾況脫屣輕舉遊方之外乎若愚
若遊非無意於四方而少也多病圭竇是守長而登
朝卯申不暇無緣自致於遐遠之表得償其破浪之
夙願矣屬因 國家多事冠蓋奔命以余之不才亦
幸而齒於諸大夫之後壬辰九月以成均館典籍從
事於體察戎幙癸巳十一月以吏曹佐郎迎同行人
憲於義州甲午八月以成均館司成賚咨朝 京師
乙未八月以宗簿寺正奉 綸按北塞丙申三月以
議政府舍人被元帥辟書記丁酉八月以禮賓寺正
儐侯邢總督玠於遼東之鳳凰城今年五月又以弘

文館應教承轉漕之 命來巡西土七年之間在
朝者無幾未知明年今日復在何處北至于韎鞨西
至于燕南至于海濱皆吾脚底所涉覗矣匏瓜守株
固若相懸若以聖人時止之義觀之則豈不亦大戾
也乎昔司馬子長遠遊以大其文章是乃得乎心而
資之業者也至如夸父之逐日章亥之測地談者笑
之余已不及於子長之資業而其於夸父章亥不幸
而近之矣姑次道途歲月以為行役志萬曆戊戌六
月上浣書于三和縣廣梁鎮之西軒

坎止亭上樑文

無欲以觀既盡萬物之妙遇坎而止遂專一壑之盟
足矣苟完居之何陋主人許身稷契抗志巢由平步
雲衢早膺璚霄之卿月冥心蘿幌久擬江湖之客是
那知吳燕之焚巢竟致楚蘭之捐佩歸來田里掩諳
松楸雖乏買山之錢可闕容膝之室龜從筮叶剩幽
人之貞野豁林開得安宅之勢柴扃壓水書襟當厓
銀汞千重西通方丈之海芙容幾朶東臨華岳之峯
松無大夫之封竹有葛陂之化岩阿增色谷鳥如歌
澗藻溪魚供四時之膳琴腔棊局是永日之資境與
神契地因人勝會心而已豈必涉孟城坳登華子岡

隨遇而安直欲拍洪厓肩挹浮丘袂緊玆數椽之架要作百年之謀實同香山之石樓非如杜子之錦里丹恍紫極猶存鐵石之肝腸黃髮青山執醫烟霞之痼疾試效奚斯之獻祝際此般倕之奏功兒郎偉

抛梁東條風昨夜入簾櫳試看春服迎春事細草閑花一望中

抛梁西平蕪迢遞接山谿綠陰庭院無塵閙款枕閑眠日已低

抛梁南野老乖慵百不堪唯有一般閑境界水沉香裏小禪龕

抛梁北斗欄西畔安雞堋有時倚杖下前陂暝靄倫然来野色

抛梁上四時烟月供清賞安身有計少人知腹裏丹田我能養

抛梁下世事如雲日變化莫向湘潭詠楚些東山自可供高卧

伏願上樑之後芝桂長春琅玕不老摩挲銅狄閱遍清淺蓬萊俛仰壷天消殘閒靜歲月

新年致語

丘園契濶翰墨生涯世網難逃軒裳於我何有天遊

自在煙霞隨處可棲朝撚玄圃之祥光暮吸赤城之瑞氣控鶴爲馭與太始而同春滄海作籌周三精而不老

謫中致語

文王明夷嗟乎大聖之遘閟老子道德避兵玄眞之見幾若余所丁揆古亦曠八年放逐間關百折而不迴萬死支離憔悴一身之猶在悲九歌於湘浦望重華於蒼梧優哉游哉效叔向之卒歲貧也病也學原憲之忘憂藉史枕經喜怒哀樂無非文字看山聽水出入起居自同漁樵

睡起致語 續稿

紫陌紅塵久矣罷看花之詠晴窻白日陶然作化蝶之身黑甜乾坤羲皇世界主人泡幻聲利痼疾烟霞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幾歲游居寢卧其下蓬萊方丈閬苑玄圃半生寤寐往来于中圖南之石室纔安呂翁之粱炊已熟鸎慵燕老正屬麗景初姸綠暗紅稀叵耐韶光易歇百年亦夢爾萬事於吾何嗒爾神交希夷溟涬之表曠乎體逸華胥建德之間渾沌未鑿七竅鴻蒙只是元氣人寰奚可比莫恨不見周公矣遊且自如至樂思追莊叟先睡心後睡眼那覔仙方

既忘物又忘形斯為真覺但向知已道勿為醒者傳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疏劄三十六首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本庸陋素乏寸長名登仕版十有六年尸祿周行莫效涓埃揆分守拙屛伏是甘而猥蒙 洪造驟躐顯要省循踰涯撫躬增惕今玆 新命復降於夢寐之外人非鬼責有不暇言唯臣自忖愧懼實大夫學士爲仕儒者至榮望峻地禁比之登瀛苟非學足以備顧問才足以煥王猷者莫宜居之臣雖粗習觚墨倖忝科第而其於經義有同聾瞽啓沃獻納諒

非所堪非若庶僚凡官可以筋力智慮勉強而及之
也況一署之中長官爲尤重乎 國勢艱虞日急一
日 聖明求治宵旰靡遑贊化補衮專在論思謂宜
旁搜俊乂遴選以畀之而如臣之愚反厠其列其於
聖朝爲官擇人之義不亦左乎名器之輕恐自臣始
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許臣鐫改以安愚分不勝幸
甚謹昧死以 聞

進古經周易劄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臣申欽等伏奉先年十月十三日

下　教周易古經一本謄寫以進者伏以天心純佑大亂獲戡羣生拭目望治已久　殿下乃能於宵旰之餘典學有加超然獨契於犧文之神理其範圍天地開物成務之意可謂至矣是誠貞元之會否泰之交亦　殿下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推是心也何患乎治之不弘而化之不成也哉夫易之爲書經四聖而大義闡歷三賢而微旨著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三極之道昭晰呈露搜抉無隱吉凶悔悋之途如指諸掌嫌疑者決猶豫者定而人始不迷矣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豈不信哉

故其辭與其指遠其變化無窮苟非有見於聖人之
心而得夫義理之正者雖粗號探討鮮不流入於他
歧故竊其數者專門於占筮盜其秘者立幟於鑪鼎
若京房伯陽之倫蓋滔滔已向非程朱傳義之縷折
毫分開之以理則潔淨精微之蘊幾乎晦矣先儒有
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又曰先天圖乃心學也至
於周氏之太極圖則斷之以中正仁義戒之以修吉
悖凶而繫辭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治易
而不先諸心愈治而愈不治矣噫由善而發者陽動
而復也由惡而發者陰萌而姤也一姤一復而或至

於堅氷有厲或至於配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
欲去彼就此惟其天理難養而易失人欲易流而難
遏於是而不知所以制之則蔽者益蔽昧者益昧窮
陰剝盡而天地閉塞矣易言寂然不動即子思子所
謂未發之中也易言感而遂通即子思子所謂發而
中節也一以貫之初無二致能使吾之心體寂然之
中天機不昧感應之際本原常靜物交於前而不與
俱往事交於外而不與俱遷鑑空水止纖塵莫染則
神明在躬闔闢由我觀象玩占特餘事爾況天道以
元而生萬物人主體元而理萬民君人之道乃一天

也天道健而無息故寒暑迭運而其序不紊昏明遞代而其行不錯一有所息則生物之功不廢者希矣今 殿下所當取則於易者非乾之健乎伏願 殿下勿泥於句讀文義勿拘於旁門小說唯以中正仁義爲之定向以求夫曲成萬物之妙焉當否之極則思所以傾否者何道當睽之極則思所以萃合者何道當損之時則思所以益下之謨當剝之時則思所以得輿之術以之而一卦一爻罔不究其時義而各當其用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可久可大之業亦何難於馴致乎嗚呼陽數一而陰數二故從古以來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聖人之所憂而於消長之節未嘗不致謹者也其轉移變通會其有極俾斯世斯民躋之大有之盛而免於未濟之難者此實臣等區區有望於　聖明者也伏見近者天災地異沓臻層見民艱政瘼日滋月甚壞裂之世道夌夷之紀綱若談大川涉無津涯而臣等之所恃惟在　殿下天德有臨而舉以措之爾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取進止

進春秋左氏程氏胡氏三家傳註劄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臣申欽等伏奉 下教謹將春秋左氏程氏胡氏三家傳註裒輯繕寫經爲之綱傳爲之目合經傳爲篇者三十有四而篇有多少彙之爲二十八冊胡傳所紀止於獲麟而左氏所載終於孔子卒其下亦有無經之傳故依四傳春秋之例並錄於卷後地名人名之異稱者則又別爲一冊以備考閱矣凡茲終始纂定悉皆稟經 睿裁而爲一成書臣等益見 殿下聖明天縱學問日新世道之隆其在斯乎夫春秋一書乃聖人之用而五經之斷案也尊王黜伯正名定分分別是非明辨善惡以二百年

既往之事跡爲千萬世方來之謨訓其旨微矣其義大矣然而聖人之於此亦有所不得已也向使周室不東文武之化未衰而宣尼之道得行於時則春秋一部之書即當年施措之具爾寧止於教詔來世而已哉聖人之心於是而可見聖人之政於是而可徵殿下之留意於是誠出於尋常而能自得師矣勿以聖言爲高大而難遵勿以古道爲迂遠而難行存諸中者必本於天理之正而不雜以人欲之私發於事者必究夫王道之極而不泥於覇伯之數大而經國制治小而酬酢百爲隱而屋漏暗室莫不秉乾天德

而使吾寧量進退之權如衡之稱如木之繩以爲取
衷之地則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可行於今日乎況
春秋所記莫嚴於亂臣賊子莫謹於華夷之辨尤大
於復讎之義故胡氏之傳未嘗不惓惓於斯而爲後
世戒惜夫言不見用而南渡偷安日就陵夷冠屨倒
置彝倫斁絶卒之夷狄入主中夏未必非此義不明
有以啓之也噫精神一到金石可透中孚有信爰及
豚魚君臣上下一乃齊心苟以復讎之義橫在肚裏
有以振礪一世耳目噲然改觀則　殿下之崇信是
書愈見其實效矣先儒有言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

春秋教人消人欲復天理亦莫深於春秋記註雖繁其要在此伏願 聖明留意焉臣等俱以庸踈尸職經幄誠激詞吶莫效獻替適粹成編冒進瞽言誠不勝激切屛營之至取進止

辭藝文館提學䟽

伏以臣本庸愚驟沐 渙渥叨塵侍從已踰年紀省循匪稱媿懼恒積不料玆者猝被提學之任臣伏奉 除命且驚且惕蚊山負重狼狽失圖臣少孤闕學長嬰羸疾雖粗習翰墨爲舉子業倖而決科通籍 朝班而考其藝術則乃不過摘埴

之一囷蒙爾自揣空踈分甘黜躓至於竊吹館閣謬玷文翰則非雅臣之始慮不及於此抑一世人士之所未期也況今臣所忝寔文衡亟選不有通方之學適用之才上煥王猷下賁世道者則莫宜居之重念近者 國家多艱事無巨細率假辭命通微決關繫於片言隻字之間而草創潤色迮非凡手所可能爲任之難視平昔蓋相懸矣語臣之才旣如彼爲任之難乃如此臣身顚隮終不暇卹僨及 國事其若之何以才以學豈無先於臣者哉臣非飾讓又非襲例誠激下中言不知裁伏願 聖慈察臣至情將臣藝

館提學　特賜鐫改俾安愚分不勝幸甚謹昧死

以聞

辭副提學劄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

賛官春秋館修撰官　世子右副賓客臣申欽伏以

臣本以殘病之人自初春積傷風寒轉成偏頭痛耳

聾等證伏蒙　天恩許處閑地累月調治而沉綿不

瘳進退無常蓋由昔年重得腦瘇頭顱失血左邊偏

虛之致只此一病已非時月之可愈而夏月以來脾

胃內傷肢體外損仍患似瘧之病尋常之間長伏枕

席而新叨　恩命復出分外犬馬賤疾固不可每涸於　天聽經筵重地又不敢以癃疾冒擭狼狽徊徨罔知所圖循例呈告迹涉違慢冒死具陳以列實狀伏願　聖明將臣本職兼職俱許鐫免全臣性命不勝幸甚

辭漢城府判尹啓

臣之無似本之寸長猥蒙　洪造躐躋宰列屢叨匪據恒懷悸慄豈意玆者　恩擢復紆閫　命以還撫躬罔措涯踰分溢臣不暇言惟當竭臣心力報效涓埃直念臣空踈鈍劣最出人下歷官雖多遇事愈窒

先後受任無非備貟斯實國人所共明知然得逐隊隨行不底罪辟者特以郎署佐貳管領不大如贅有相免於顛隮爾今臣所授有異於前班聯六部位長京兆班位之隆而責任隨巨非有素望莫宜居之遽及於臣其若之何器重人輕立見其僨不自量已冒昧超拴則臣身縱華公議可畏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察臣誠懇怜臣庸愚亟收新 命以安臣分不勝幸甚

辭冊授藝文館提學劄

伏奉正月二十二日 教旨以臣爲藝文館提學者

臣伏以臣於曩歲叨忝是任露章控辭未蒙 允改隨行蹢躅罔敢一日自寧竟荷 洪造得以病免臣於是乃始少安于中而竊幸賴 天之靈不孤微臣守分之素情也不意茲者除 命又降顧臣何人數年之間而纔遽旋授有若已物然哉臣之不才國人所知 聖明所燭臣不暇復言而揆諸政體果何如也語履歷則有曾經文柄者論才望則在朝者誰不如臣一之已謬其爲可再人雖無說臣固知愧鶴軒隼旟豈徒駭矚而已乎且臣夙嬰羸疾精神早憒內視揚然軀殼僅存其不克研覃觚墨發闡詞翰爲適

時才用明矣臣苟貪戀榮寵不自遜避則是非惟自謾謾　朝廷也事有難强情亦有難强由前言之則事之難也由後言之則情之難也臣實悖慄不省所處抑又伏念臣之賤迹特被　殊渥躐躋卿班涯量已溢使臣慮滿而戒遇亢而懼歛拙持冲猶恐其福過而災至况以不敢當之任每加於不能當之身而保其無僨敗也乎寔臣之尋常怵迫于懷者而庶幾天地父母有以曲全之也伏願　聖明察臣赤誠怜臣非歸許令鐫臣所帶提學職名以重政體以安臣分不勝幸甚

辭兵曹判書啓

臣之前後官歷無非忝竊有援輒辭情非不竭而誠未上孚　懇溢于涯苟其所稱水火不避臣之素畜然也第此本兵之任臣不暇自列其稱不稱也國人知之　聖明亦知之矣知之而猶且授之者豈非試可而且已之者耶噫爲官擇人官不可試試而不稱玆爲官曠官曠則政秕弊其多矣臣請自數臣不堪之實也臣自少多疾閉門守拙其於輩流過從亦已不能知人至如介冑之流臣未嘗聞其影響其於銓注若何而審其才否而器使之也臣之不堪一也兵

籍壞亡亂後愈甚苟非練達通方能舉條貫者莫宜統釐臣於兵家事務昧昧若聾瞽若之何而修緝廢墜以副我 聖明宵旰之慮乎臣之不堪二也臣自中春以 詔使儐慰在義州今纔復命而路上得內傷之病病狀沉頓未可以時月瘳臣之不堪三也伏願 聖明察臣三不堪之實亟許遞免以全公私幸甚

皇華集序文撰進辭劄

伏奉 聖旨皇華集序文令臣撰進者臣聞 命驚惶罔知所出臣雖叨竊 寵靈謬玷詞翰之列而恒

念分外之任不合久處幸於早晩得荷 鴻造解免
而已若夫操筆摛章效用於世則臣不敢期亦不敢
當也矧令弁卷之文實是述作之大者歷觀疇曩皆
出於老師宿儒之手而非人人所可能也玆豈不以
流布 中朝遠邇咸睹其善其否而國體之輕重有
所繫焉者乎 朝廷之上以人以文居臣右者蓋不
可數計而又有曾經館接之任者則以臣眇然駑下
之才將何以猝然承當代大匠斲乎且臣自去年來
猥蒙 聖恩連冒雁據供務之餘精力無幾其於文
字一事有未遑及尋常簡牘亦患梗澁其不能當此

序述明矣臣誠狼狽伏願 聖慈灼察微情亟命他
人以重國體以安臣分不勝幸甚

辭禮曹判書劄

伏以至愚極陋之臣過蒙不次之 寵近年以來所
忝竊者無非不敢當之地臣之自前旋撥旋免固知
迹涉逋慢而乃臣情事則實出於量己之審也伏惟
聖明仁覆如天不惟不加之罪玆者除 旨又降憂
寀之外拜 命增懼撫躬愈踖臣於此任奚啻不敢
當而已臣通籍 朝班年紀雖久素性懵劣於事
理 國家典章古今儀節尤不通曉猶瞽在途莫辨

街陌安有如臣而居宗伯之重者哉深恐壞誤國事
辜負 恩靈思之至此心膽欲墮抑又伏念器滿則
傾福過者災叨陞卿列曾未踰歲歷踐兩部有若己
物臣誠何心可以安焉以公以私不省所處伏願
聖明察臣匪據之實狀憐臣安分之至情 特賜鐫
免以尊國體以全臣身不勝幸甚

再辭大司憲劄

伏以臣才疏而不諳於用識劣而無當於事唯閉門
藏拙粗安守分而須者 誤恩下逮責臣以風憲之
任福過而災疾疹隨之竟荷 洪造許罷撤狀臣誠

感激生成不識死所而沉痼之餘不能出謝 新命
以至于今乃又復奉除 旨再授以臣憲職顧臣何
人數句之內纔遞旋授有若己物然哉臣之不堪非
唯自知國人所知不暇仰瀆於 天聽而即臣所患
眼疾日益加重有時熱上則殆不能視物頭顱眩痛
咽喉閉塞食物不下精神憒亂針藥治療猶未見驗
風憲之地不可以癃疾冒居况今科舉當前憲官例
赴試所庀不合一日曠任若循式引告則不足以盡
臣實狀不得不冒昧萬死具陳情悃伏惟 聖明天
地父母亟遞本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請免義州迎慰使仍赴京師啓 時方差謝恩副使而以迎慰使請留故有是啓

臣伏奉　聖旨以臣差義州迎慰使者臣本無似甘居下流過被生成誤玷文苑量已踰分固不相近矧此重任豈敢承當過實之名至徹　上聽更易數人竟及於臣數臣之才華聞望決非臣所逮而臣之曹暗蹇躓數臣之所無旣曰難愼而以臣代之臣不自列則是慢　朝廷也且臣方受謝　恩副使之命東裝待日倅賤之臣有何才識而輒彼與此有若爲輕重者然其於臣心尤不自安伏願　聖明勿許移

差以安臣分幸甚

辭吏曹判書劄

伏以臣之不堪本職之狀前後歷陳已盡而 聖明含垢不許遆免黽勉供職奄過數月人非器使爵實踰涯瘝曠百出左悔日積今則物議重發罪戾難容信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臣豈合一日叨冒以爲清朝之羞哉適値僚負呈告不敢循例請急伏地進劄仰籲 天聽伏願 聖明諒臣悶蹙特許鐫改臣職以安臣分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再劄

伏以臣瀝血控辭　温旨未允臣誠悶蹙不知所出竊伏惟念臣之辜犯非眚灾致誤之類不避嫌疑任情循私是臣之罪臣亦自覺矣　啓待罪況今物議之發乎臣於是時鐫職自省則猶爲知恥之人臣若仰戴　恩靈靦顔出仕則近於不畏公議人謂斯何聖明雖欲全之臣不敢叨冒蹤踖徊徨再瀆　天聽伏願　天地父母俯燭危懇遞臣職名免臣於狼狽顚躓之域不勝祈祝隕越之至

三劄

伏以臣之罪戾已盡暴露於　冕旒之下而　聖旨

丁寧再降勿辭之教臣伏地惸慄所宜即出供職而第惟冢宰之任非如庶官必望爲人歸身無瑕玷有以鎭靜一時進退得宜然後官方乃序政化毋疵今以臣之無似當之過分㬥出竟至僨事則豈惟臣身之不幸此臣之自知已審而上畏公議中切媿懼不得不更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伏願 聖明許遞臣職以副公議以全臣身不勝幸甚

四劄

伏以臣之忝此任久矣而續用不成瑕累層出尋常憂懼罔知所處前後控辭 溫旨未允都目大政世

稱銓部亦期臣之請急實出至願而三告之後遽
命猶靳臣雖狼狽義難更瀆冒昧再出祇謝恩　命
而膈臆所蘊不得不盡於天地父母之下也臣行身
無狀獲戾放謫幽憂喪病年迫六袠五官失攝神用
已耗自分永廢不復見　天日而須臾無死幸遭
昌期萎枯再醒疲躄還起匍匐入　朝只欲一覲
耿光爲　宗社臣民慶而歸老田間作　聖世一民
而止爾何意謬恩横被　寵秩荐加復齒於諸大夫
之後乎自古人臣無實才而獲殊榮者莫臣若也固
當瀝血而辭循墻而走效祭謨之不拜而當臣受之

命之初正屬蒼黃之際臣不敢言執退讓良以是也踧踖徊徨曷嘗食息弛哉臣賦性空踈重以迂拙凡於世務實同聾瞽臣敢久據以貽 聖治之疵臣之不堪一也方今選舉莫重守令而臣交游素寡識鑑且短聽政注擬但憑入口臣之不堪二也 更化之始羣彥畢集才猷閎達無非在臣之右况手扶 日轂功存 社稷者尚未經銓衡之重自知爲明見賢當讓臣之不堪三也臣每入侍仰聆 玉音圖治之誠藹藹之實溢於言表君臣之間際遇固難臣少事先王既蒙拂拭之恩晩遇 聖明又荷不世之 寵

臣之才分苟有所當則至矣敢傳爲枝辭以煩 聖明哉以 殿下大有爲之志誠得大有爲之才以輔之則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太平之休亦何難致之而顧畀臣以掄選之責何異於失篙師而欲行舟哉抑臣退伏之中不無治世之憂焉大旱大水適爲今日之災歲之大無斷可知矣鄙壄之生恒產幾何京師之民愁悴特甚不知何故而然而形則著矣此雖鼎革未久舊染不盡除 新化不及暢無足大異而然不知其所以然則 九重遠於千里矣臣之愚意早知其然而圖之於將然使殿屎之心變爲懽娛爲

聖政中一事也竊念號牌大同之法爲改弦不得已之擧而民庶至愚不可與慮始丁玆時屆必有經騷之憂今聞 筵臣啓停亦出於省事而救時苟能因此相機度力鎭定綏讀而使民知 上之惠澤則怨咨必弭而邦本可固矣且夫 朝廷四方之根本根本先正則四方從而化矣爲今之計莫如和平融合一心共力勿以小過相訾摘勿以形迹相拘忌去短取長棄舊圖新克體我 聖上至意咸囿於大化之中此最第一先務也六部之中吏爲之首以蚊負山其若之何伏願 聖明諒臣衷款許臣遞免不勝幸

甚

辭右議政劄

伏以臣之顓劣懵瞶不能當世務　聖明旣知之矣繄玆　新命復出於人望之外臣屛營失次精爽俱喪益無以措其躬也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鼎之卦言大臣非其人則僨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解之卦言非人而竊盛位則啓釁而招盜猶解之致寇也以鼎而言則君之任大臣必求其人而當以折足爲戒以解而言則臣之任國事必先量其才分而當以致寇爲虞不

然則君失臣臣失職胥溺而莫可捄矣臣竊觀今日之事千壞百裂形質俱傷良策具而莫效俞扁望而走去真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非有經世之器鎮物之望曷可居此而反以臣最出人下者擬之耶臣素性孤拙通籍以來半在散地未嘗預聞機務雖或歷仕諸曹如瞽在途莫辨阡陌今忽以臣置之岩廊之上奚異翠土偶被章服而加之名號也耶遠邇聞瞻必自此而輕 朝廷矣況親扶 日轂再安 宗社者有若臣金瑬臣李貴者官聯與臣比肩望實視臣倍蓰朝野之望久有所歸而臣之忝竊每先於此二

人物議謂何邦典奚居臣之狼狽至此極矣自知已
明自忖已審敢以肝膈之血忱上瀆於　天地父母
之聽臣之情慼矣大獄方張　九重旰食臣於是時
豈不知朝命夕拜之義而一出誤事傷國大體玷臣
身名亦臣之懼也伏願　聖明將臣新除議政職名
亟賜鐫攺掄授可堪之人俾擔一世之責不勝幸甚
取進止

再劄

伏以臣之不堪相職之狀非唯自知國人共知之
聖明亦已洞燭會於　經席已屢陳之矣臣之久帶

相銜非臣之所自期也亦非臣之所可敢也臣之當
解者不一而不暇歷數於　絓纊之下惟是江氷已
合邊事日急策應機務專在廟堂臣之如瞽如聾尸
居相府尚可以得力於緩急乎哉臣夙夜憂懼罔知
所處不得不陳露於　父母之前此非辭難而圖自
便臨急而忘君父量臣蚊負之形實有覆餗之憂今
之樹大功業曉暢軍事者固有其人皆是不世出之
才而使之坐費閒地不得展其謨猷如臣者乃反當
之豈非歇後作宰相時事可知者耶臣之此言誠出
肝膈非飾讓也警報猝至國事一僨則後時無及雖

悔何追伏願 聖明亟遞臣職以授知邊石畫之臣以濟時艱且無使匈奴笑千秋爲也不勝幸甚

三箚

臣非故崇飾虛讓冀便身圖亦非臨事厭避推與別人直是量已已審不敢尸位素餐以壞國家事也畫餅不足以充飢賦詩不足以退敵古人所謂當束之高閣者若臣者之謂也 聖明以虛名使臣臣以虛名供職繪綵剥落病敗立見平居無事尚云不可纔急搶攘其若之何臣引病請急則近於証 上杜門待遞則曠官是懼一邊隨行一邊陳乞臣之情事亦

已迫矣如日才雖不逮姑守虛位則非爲官擇人之意如口才之不逮信如臣言則易以賢能所不可已

忝惟 聖明如日中天臣之實狀洞燭無餘伏願

聖明亟許遞免不勝幸甚

陳言劄

伏以臣伏聞是月初七日有白虹貫日之變越翌日

伏覩 備忘記教曰予自忝位以來人事多愧於下

天變荐見於上而昨日之變尤極慘酷靜省咎愆罪實在予痛心靦面罔知攸濟頃因災譴求言中外無一人言之者此豈非寡昧治國無狀之致乎雖然天

怒至於如此讜言終不可無惟我大小臣僚勿以予
為無可與言須念　祖宗之積德盡言無諱邦國不
寧臣民豈可得安乎予雖不敏當遷善改過以荅天
譴者臣黨詐莊誦為　國家慶曰　是心足以彌變
如臣者宜奉以周旋宜無事乎言矣然而求而不言
亦臣子之罪也夫治道有大本大經為政有大要大
本立然後盛德大業彰矣大經修然後家型邦則建
矣大要得然後施措布置立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心之本體虛明純一初無有不善也顧其感之者不
一而善惡分矣由善而發者陽動而復也由惡而發

者陰萌而姤也一姤一復或至於堅氷有厲或至於
致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天理難
養人欲易流蔽者益蔽昧者益昧先立乎大則小者
不能勝矣此臣之所謂大本也臣願必有事焉而勿
忘勿助可乎隨事體驗而了爲撓奪可乎求之文字
而硏幾極深可乎索之講論而擇善固執可乎仁愛
爲體而至誠持之可乎懲忿窒慾而不遷不貳可乎
謹於屋漏而戒於未萌可乎廓然大公而物來順應
可乎至危者天位也至艱者天命也命哲命吉凶在
初服矣非至大無以合人非至公無以式人一舉足

而羣下瞷焉一出令而四方傳焉喜則有藉以市恩
者矣怒則有藉以駕勢者矣愛則有藉以濟私者矣
惡則有藉以修怨者矣義理不定則多聽而易惑植
志不固則守善而或移玆非立本之所當謹者歟人
君爲國當自家始家之不治國於何有成周之際嬪
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天官褻御僕從
罔非正人君立於上恭己無爲而治化旁通矣先儒
朱熹有言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家之齊也近
嚴敬遠技能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家之齊
也曩在廢朝家政先亂讒譖由是而入賄賂由是而

入私獻白是而入生人殺人爵人之權皆由於此而則姻戚爲之中則武弁褻官爲之終則士夫中有名稱者皆爲之至於喪國而後已噫當其始也亦豈知其終之至於此耶彼士夫者亦豈皆顚冥饕餮者耶特以發身之路在此而擧一世爲之也涓涓之實掾於滔天毫釐不伐竟用斧柯前事之鑑也 聖明臨御如日中天寸雲尺霧非復可虞而一念之差聖狂攸分愼而戒之其不在此歟若稽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且先者五一曰治親豈不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先後

之序邪曩在廢朝奸臣執權導以猜疑宗戚之中夷滅者多人懷疑懼内外離心莫不以是而致之幸際昌朝倫紀復明人人得所枯喘獲蘇兹非 聖明之大化耶綏懷敦睦亦一家法之所當務也此臣之所謂大經也見今 國勢可謂殆矣典常弛易矣官方齵差矣習俗已謬矣四維已解矣雖以管葛當之其不得以日月塞其嵎也明矣盖為治有漸固難以庀言單辭馳驟而成之也大亂之後民情易以動揺戢省之制本以釐弊而頑民則怨大同之法本以均役而豪民則怨蕩滌非不廣矣猶不知足抄兵所不可

已反以爲苦非法之不義民習之難化也然而苟曰民怨則無論頑與豪而皆國家之憂也都民之休戚繫於度支外方之休戚繫於守宰欲息民怨則察民之所好惡而已輕爲沿革則成憲壞矣過爲刻核則愁嘆興矣今若欲如光武之中興則當盡掃舊章而新一代之制矣若欲如西漢之昭宣而繼述　祖宗之軌度則去太去甚而補其罅漏已矣緩急得中而袪其苛切已矣凡有更張必先審下情以爲注措之地凡有變通必謀始慮終以爲永久之圖則下令於流水之原所無有不順矣用人先行義勵俗敦本實

崇禮讓而息爭競長廉耻而抑浮躁寧質之勝於文而不欲言有枝葉寧名之遜於實而必要行無奇衺公卿大夫爰及章甫各事其事素位而行則世道或可挽回行之數年而民志定　國體立則相時度宜稽式　祖宗之典而庶幾有為此臣所謂大要也至於治兵一事今日之所最急者而臣於軍旅之事素稱聾瞽不敢有所獻可而然念不及時振勵則無以應倉卒臣願　下詢帥臣及諸宿將知兵事者　為計焉守宰之多難於邑邑得人黜幽陟明專在監司姱婀軟熟者窒於辨事盛年鋒銳者足持風裁人雖

有才不可則不鳴臣願雖從臣郎署苟其才也察而擢之委之以方面之重爲官僚數易吏執其權百司叢脞皆以此也臣願六曹郎僚各司庶官一依法典箇滿之制無徑遷爲其有當官不治者則所隷六部常加糾摘以報於政府則政府雖無署事之名六部庶司有所統屬而矜式矣關西一路欲達兵制則總治綱領縱在元戎承奉節制守令尤重遙度不如目見預筭不如臨機臣願 下諭都元帥及兩西觀察使將其道守令賢否一審覈之條列上 聞使比邑皆昇實才而責其成效爲是三者二者在乎 聖明

之加勉一者在乎有司之修舉而俱 聖明之所當
留意焉者也抑臣伏惟 元子年已一紀 國本之
建誠宜及時導迪之方亦不可不備臣願 下禮官
稟行封典俾得早親師傅賓僚以為毓德之資焉惟
我 聖明日 御經筵嘉言罔伏羣策畢舉臣之此
言無異於疊床架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閟伏願
聖明省覽焉取進止

請勿遞憲府劄

臣伏聞 聖明以憲府因治本官下人之故既降
嚴批又有遞差之 命喉舌之臣反覆陳啓儒臣諫

臣爭執不可而 天聽邈然臣竊憂焉以 殿下之
盛德其不爲賤隷地者孰不知之而憲府諸臣不體
聖意之所在牢執不已未蒙 允許遽先囚治或可
謂過中矣亦可謂不審事勢者也但聞其詳則所謂
囚治者非有滯繫刑訊之實暫致憲廷詰責而旋放
之爾而桊已捉致則掖庭之官不可不入啓故呈因
單而已此則必未能盡徹於 聖聰之下也若 殿
下一切督過至加聲色則 雷霆之下必有摧折之
患矣多士赴試半夜還散景色非常中外惶惑 淵
衷所存不可家道而戶諭伏願 聖明平心默省寬

假優容還收遆差之 命臺閣之臣目見積弊思欲
痛革爭懷激勵之心不念批鱗之難其志有足恕者
窣裾者近於不恭焚詔者涉於悖妄而前史以爲美
談先儒不以爲非者良以人君不如是包容則無以
來直言而作士氣也蘇軾有言曰欲求死節之臣當
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衰叔之世雖風勵鼓動猶恐其
偷靡可不愼歟臣非爲臺臣左右之也治道所關不
敢不陳

辭職劄

伏以臣旣呈告待遆矣所當恭俟 聖旨之不暇而

竊念臣之方寸一有未暴而去則 聖明無由燭此
顛末臣不敢不陳焉三司所論曾於登對伏承 聖
教臣不覺感惕罷出之後貽書相信之人問此舉將
順當否而厥後公議日激係是 宗社大計復爲賓
廳啓辭 聖旨懇惻愈往愈加臣與同僚私有論說
而實未更爲商量停當矣其間曲折如斯天下之事
人之所見參差不同者其理然也大議論大處置何
代無之或可或否公聽幷觀執衆長而折衷之乃爲
治世之道況今日之事元無異同雖因 聖教不無
私相論說此是屋下之談非公朝勘定之言從容商

確竟歸於一玆爲十分道理而遂至於此此無非臣之平日不得取信於人臨事不免有疑阻之端臣實愧焉伏願 聖明垂察焉

呈辭

臣雖極駑劣粗有聞於古之典訓矣禮讓立然後朝廷尊廉恥行然後風俗正傳曰君使臣以禮君之使臣尚且以禮況官僚位著體統相關者乎若待之不以禮讓礪之不以廉恥形勢以要之深文以致之牛維馬縶使人惴惴則勇者失守怯者禠魄賢者思退智者思蔵一任順指爲其所役者特其厮養爾故

禮曰士可罪不可辱盖以此也如臣者異於厮養者
幾希 聖明何取於臣而與之共 天位朝廷何取
於臣而稱之以士夫乎 殿下之朝廷由臣而卑
殿下之堂陛由臣而壞臣何敢一日更舉顔面齒於
周行乎只願早賜刑章以爲供職無狀者之戒伏願
聖明亟賜怜察許遞臣職

三劄

臣伏蒙 聖恩特遣近臣 温諭備至至以共爲終
始爲 教臣伏地祗受不勝感涕臣豈故爲欲退之
計哉勢不得已也臣與李貴相識四十年矣情義甚

竊每當大事必以此人爲期待而顧其言語之病自少時有之近來斬頭之說其所雅言臣曷敢以此有一毫嫌介之意哉若是屋下之談則臣當笑而受之而祗以官府禮義所生之地座有諸宰爲下有胥隷爲觀瞻之所在體貌之所關其言一出而臣不知避則是禮義廢也何以爲 國家哉何以曰 朝廷哉此臣之不得不求退者也今之進言者莫不曰紀綱而所謂紀綱者非如有形之物持而立之者也尊卑有序等級不紊恪供官次人思自勵則紀綱不期立而自立今則不然乃至於此 殿下之朝廷深可憂也

臣通籍已四紀矣及見 宣廟朝士大夫雖非十分底入亦知名檢自持故臺閣之間寮案之中如有小小指斥之說能自引去唯恐身名之或玷故雖中罹播越而上下相維士夫之風流猶存矣若遇罵而震怖見陵而甘心則名行掃地尚可以爲士大夫乎此臣之頃日辭本中仰陳其大體也叔向拂衣師曠下晉之詩亡況不止於拂衣者乎 聖明雖欲滌瑕留臣與人指之曰彼曾受辱於下官而復出供職也云則此非臣之羞抑 朝廷之羞也元勳重臣品秩與臣同而以本府言之則臣之職名忝在其上公會禮

貌之際無忸怩之心而外爲磬折豈貴之所欲而臣亦不敢安而受之貌之不可并者笑與哭也天下之事有不可強而行之者故匹夫有志亦不可奪臣之所難出者於是而益較然矣臣頭無玄髮齒牙盡空耳聾目昏所餘者縷喘入無居生之樂出無榮利之歡備嘗世故萬念俱灰人之毁譽是非都不掛心但以遭逢 聖明入侍前席則日月高懸纖瑕莫染未嘗不感念于中想望太平之日而叔世難回事與心左臣於此尤以爲慨然也唯願 聖明審察朝廷事體之重兼燭微臣進退之難亟許遞免則 聖恩所

及豈特枯骨生春哉以常情論之則李貴旣蒙 嚴
敎臣不當更有去去而臣濫側大臣之列不當苟徇
流俗徒爲邊幅之說敢以此更瀆 宸嚴冀 聖明
先去臣身衷率羣臣振肅 朝綱焉

四劄

臣之情事已竭而 天聽逾邈安有日月之光未盡
照獨於覆盆之下而不能伸其腷臆者乎臣之求退
祗欲尊 朝廷爾臣去則爲知廉恥之人不去則爲
患失之徒使臣爲患失無廉恥之人則 聖明何所
用臣臣以何適事 君哉昔蔡謨不拜司空王羲之

誓臺侍官是皆或量其才分或因事有激而當時既
無異議後世不以爲非者誠以匹夫不可奪志而士
君子出處行藏不可苟焉者也然此則古人之進退
爾如臣者不敢據以自況以近來 朝廷間尋常規
例言之臺諫之官必有人言則必避嫌退待物論處
置不當則再避三避必遞而後已者無他重公論而
亦自重其身也臣雖無狀待罪大臣之列位遇稍重
於臺諫矣且有四端七情與恒人同則臣顧何後於
人而獨去羞惡一節乎二百年政府重地歷幾相臣
而適丁臣身汚衊至此豈獨臣之不幸哉伏蒙 聖

批以自虧體面爲敎臣尤不勝惶恐所謂體面者已虧於臣被詬之日臣雖冒出何補於已虧之體面乎夫大臣者必望爲人歸輕重一時者乃可以不虧體面而以臣之爲人踐踏蹂躪者當之而求欲體面之無虧難矣伏願 聖明亟賜遞免必求賢德授之使百僚有所式而 朝綱有所係焉

請敘李貴張晚李光庭等劄（時以李貴事問晚光庭晚等不以實對特命并罷之）

伏以日者臣理難在職忘其瀆濫冒徹 宸嚴而聖旨屢降不許遞免且授以 世子冠禮時賓位臣不

得不踉蹌赴朝黽勉周行矣臣之陳乞極是乞解臣
職而已非有他故而今者李光庭李貴張晩等皆不
免觸罷初雖非由臣而致此而及今觸罷亦不可謂
不以臣之故臣懍懍怵惕措躬無所茲三臣者或毋
安 宗社或匡復邦家或 先朝勲舊而貴則以貳
公弘化之位兼 扈衛大將之任身佩安危繫國重
輕晩則受八道體察之寄管南漢設城之事大小戎
務悉所倚屬俱不可一日去朝以休 殿下心膂之
托況貴之憂國成病人所知也言語之失曷足厚責
而晩與光庭 天威之下不敢爲迫切之辭情有可

察三臣者罷則臣之蹤迹尤無以自寧又恐貴與晩累日失職則所轄部曲散而無統而機宜之際不無曠廢伏願 聖明曲加優容 特寬三臣之典不勝幸甚

救趙希逸劄

臣伏見正言朴炡避嫌之辭其中所謂語侵大臣者乃指臣云臣且驚且怪官師相規載在經傳假使希逸有箴警之言於儕輩之間不害爲相規非有意於侵臣也若人人雷同不以闕失胥告而唯相比是尚則甚非淸朝氣象也於此盖見希逸之直諒況臣與

希逸千年同患義分素切幸際 昌朝拘雲 聖渥平居相值共思勉礪以爲報效之地臣與希逸之所畜積也希逸之無他臣所知也若希逸因此得罪則戒吾之道熄面諛之風起臣誠懼焉臣忝冒匪據無一毫裨補 國家而以千萬夢寐所不到之事至於名掛入口內省慚靦無地自處害人自全臣亦知恥無非行已無狀之致寧欲畢足出城以避浮囂何敢安於朝列以污名器伏願 聖明憐臣狼狽愍臣怵惕且察希逸無他亟遞臣職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救憲府劄

伏以 聖明以憲府官論事失實敎旨嚴峻 特命
遞職俄因政院陳達復 命勿遞臣始而驚終而喜
顧惟立治之道用言爲本導之使言惟恐其不言況
摧而折之而望言路之恢張乎伏見 聖明即位以
來聽納不倦內外臣工無以言爲諱者今憲府所言
亦不過恃 聖明之聽納而欲立邦憲爾言官論事
恒出於風聞雖間有未盡得其曲折者不必罪也重
況貴近人所難言難言而言之爲公也非爲私也於
是而不爲優容則誰復爲 聖明言國家利病而
朝廷孤矣唐太宗常謂侍臣曰每有諫者縱不合朕

心朕不以為忤若加嗔責豈肯更言噫此一言足以致貞觀之治乎臺官雖承勿遮之教必不甘心伏馬自安於戴豸之列矣合則進不合則退君子之節也古昔諫臣豈皆盡善無疵而明主之包容察納獎成直氣者蓋由是也陸贄之言曰臣之進諫雖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臣竊以此為 聖明獻焉伏願 聖明繼自今深加省悟禮遇臺閣雖有失中之言必 賜容察使士氣振礪以為祈天永命之圖不勝幸甚

請勿以朴烒等補外劄

臣伏聞朴炡等五人遞館職隨闕補外者臣竊念炡
等之不待長官經先論事率爾過激之失固有之矣
若以為假托排擯則非本情也言雖過當實無他膓
並加放黜有若 朝廷在之舉措然求以鎮定反滋
鬧端吳允謙在銓曹時以南以恭注擬臺閣之意問
及於臣臣憲有今日之患答曰以恭與李元翼同禍
者也敘用固當但用之有漸乃協物情宜先用於亞
卿云金瑬之志非私以恭只欲保合而歸之大同臣
之不容他說亦以此爾伏惟 聖明未燭此間曲折
並用塵瀆伏願 聖明曲恕年少輩率爾之舉臣不

敢左右新進以腈 聖明為世道計不得不然惟
聖明垂察幸甚

於朴炡等遠竄劉

臣朝者入 侍前席因李貴進言臣亦欲陳所懷而
貴之言縷縷不絶尋有罷出之 命臣捲舌而退以
心語口曰兩元勳如是角立非 國家之福况貴之
論金瑬多失中者乎竊自仰屋即見下 教將朴炡
羅萬甲遠竄此豈非深軫分裂之端欲杜其源乎第
念炡與萬甲其所為不中則已已施 譴罰矣貴之今
日之言炡與萬甲未必預知則其所犯止前日之事

而已以貴之故而遷緬以重律則恐非刑政之當然
伏願 聖明曲察臣言亟寢成命臣之於此豈敢
有所左右區區之誠不願 聖上或有失當之舉爾

因天變辭職劄

伏以夏秋以來星官之報變無日無之迅雷之異又
作於收聲之月 聖德休明眷格方新而咎徵之見
若是乎憯烈豈愆予之天猶可爲儆事有萬殊其本
則一 聖心是已政有萬端其要則一言路是已
聖心或未能純則治不立矣言路或不能恢則政愈
紕矣 聖心之或未能純臣以 聖明之待言者知

之夫君臣之際至嚴也上下之分至截也敢言至逆
耳也責難至拂意也居至嚴至截之間進逆耳拂意
之辭宜其相合者鮮而不相合者多也古之哲辟恒
謹於此惟恐其不言言之則必從故世治則疏逖皆
得自達世亂則邇臣不能盡情其言可用而容之此
未足以彰君之明其言可惡而容之然後方可謂之
開言路矣近者言事之臣有一不中則遞降　嚴旨
時復亇免者非一再矣強者摧懦者縮手事循嘿羣
情否隔　聖躬之過誤時政之闕失　殿下邈不能
聞則將何以善其後也大寒之後必有陽春中興之

治此其機也失今不圖國事去矣燕閒之際　聖明
亦必軫念乎此矣且臣以譾嗇間事有所欲便而未
達者金鎏之在銓曹也不過欲行公道收拾人才而
偶因處置間小小轉輾致有人言而已指以權奸誤
國則國人之所皆錯愕到今李貴亦譏其過言大抵
此事初非重大而金鎏以此去位實亦罷去此二人者
功存　社稷國之楨幹也伏願　殿下諒金鎏之無他
恕貫之過激使之同歸而共濟焉金自點沈命世等
送上之言果無倫次且涉顛妄宜　殿下之警訝而
究其本心則亦不過隨其所見偕有陳達而一鳴之

後不得在都下彷徨郭外與得天罪者無異先景不
徃物情未快此亦 殿下之所宜深長思也聖人能
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一有不適則如人之
病痞關膈阻礙仍成難療之證矣臣於此數款之外
復有危迫之悃不得不長號於 父母之下也臣濫
據台鼎三載于玆一事不能爲一言不能進高位厚
祿如鶴乘軒累辭不獲顧念懷懸天災之沓至國事
之日非皆由如臣者之尸素而然也加以耳聾之病
日深月痼筋骸精力更無陳列之望而適緣首相在
告不敢控辭情事危蹙出於血誠伏願 殿下據古

漢臣策免之例諒臣才劣病痼之狀遞臣相職以為
答天譴之地不勝幸甚

救金自點劄

伏以臣曾以金自點沈命世兩人被譴之事冒達天
聽冀 聖明優容者再就 聖教觀之則其顚妄舛
錯無所倫比 聖明豈偶然討而有此擧措哉第臣
愚衷竊以為有或可恕者二臣者皆以白身猝起不
識 朝廷體面秪恃 聖明眷顧之恩自謂有懷畢
陳言不暇擇而不自覺其陷於辜犯爾遽施重典竄
之黜之其所被罪固不足惜而抑以天地覆載之度

言之則雖置之汚疾濊之貰之亦無所損臣曾於前年扈 駕南下見此人等竭誠殫力隨事盡悴不遑食息臣每嘆其非人人所及今雖言爲謬戾有乖繩墨數尺之朽未足爲棄材況周禮八議議功居中乎大臣及諫院已言之臣意 聖明寬貸而成命未回纍臣發配臣之此言似乎後時臣有所懷若不盡暴於父母之前則是有所隱也不得不陳伏惟 聖明採納焉

爲勳臣所引辭職劄

伏以臣爲勳臣劄中所引朝者登對濫陳微悃矣臣

待罪相府地重人輕至被保證臣實靦焉鞫遂事大
雖不得不隨參於諸大夫之後而於臣衷曲終有所
惶惕伏願 聖明俯察臣懇遞臣相職不勝幸甚

陳情劄

伏以臣冒陳危懇冀蒙 允俞至於三告方切兢惶
伏覩昨日下憲府之 教臣尤不勝跼蹐屛營萬死
而無惜也但臣之情事有不然者不得不仰陳於
父母之下也臣之控免之辭已盡於前後登對而近
有中外章奏多言國事之未理由於廟堂之非人雖
不顯擧臣名而自忖諸臣之中謭劣無過於臣臣之

忘意不如先自引退以開賢路玆敢爲乞免之計者此乃輿人之所共聞也實無他腸而第臣呈告適會臺閣爭避之時區區寸赤不得自明臣雖駑劣旣在大臣之位則豈有見小闕端便爲引去爲臺閣一空之倡哉情與迹左　嚴教至此請伏刑章以爲朝臣之戒

議禮被詆辭職劄

伏以近日之事臣等與李元翼終始同之元翼辭位出城則臣等理難在職而今又伏聞議禮之事被人厚詆臣等安敢一日苟冒輿論莫大之禮伏願　聖

明速 賜鐫削以謝物議幸甚

又

伏以臣等當 聖上哀疚之中唯思罄竭筋力隨事盡職安有休告之心哉蒲柳早衰勞悴已極而不敢不夙夜者蓋以此也而今者盈庭之議忽被橫詆况臣等蹤迹跕在大臣義有不可不退者勢有不可不退者禮有定制舉國皆爭同事之人致位而去則強顏隨行義不可也治法征謀或可左右大禮所在意見不同則拖泥帶水勢不可也以不同之意見而強之以會所求學之禮 聖明必知其難諧也至於相

較臣等雖無識固不爲爾臣等之控辭豈得已而不已哉伏願 聖明亟遆臣等以便公私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illegible]

十